

文明交往视野下中东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王 泰, 杨福宝

(内蒙古民族大学 科技处,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 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进入 21 世纪, 中东地区局势成为一个充满了冲突与战争的国际政治难题。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 中东危机显得更加危急, 主要表现为: 伊拉克局势恶化、阿以和平进程停滞、伊朗核问题逐步升级。中东的冲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长期性特点, 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他们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复杂化。展望未来, 中东地区局势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引发战争的因素依然没有消除、阿拉伯世界分化趋势日渐明显、国际社会干预能力大打折扣、大国之间新的博弈正在展开。

〔关键词〕中东; 战争与和平;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7)04-0007-05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世界还没有其他地区像中东一样经历如此之多的冲突和对抗。危机、战争成为理解中东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关键词, 和平反而成为中东人民 60 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梦想。发现历史规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正如著名的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所认为的, 所谓历史规律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家的规律^{〔1〕}, 更何况 60 年来中东局势演变的历史还处在它的“正在凝固层”和“尚未凝固层”^{〔2〕}。但我们思维的本能总是试图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本文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 就中东地缘政治和国际冲突的演变进行初步分析和思考, 借取的则是将来的眼光, 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从历史中走出, 走向未来。

一、当代中东的文明交往陷入冲突与和平互为交替的历史循环

1948 年 5 月 14 日, 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从 19 世纪末就开始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对抗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此阿以矛盾不断升级, 中东局势愈加动荡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已经经历了近 60 年, 其间双方发生了大规模的五次战争, 经历了近 30 年曲折反复的和平进程。但到目前为止, 冲突双方以及国际社会仍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事实上, 进入 21 世纪后, 中东问题不仅显示出长期化趋势, 而且也更为复杂化

了^{〔3〕}。

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 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 开始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家尚未出生就被以色列、埃及、约旦三国瓜分, 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1956 年 10 月 29 日, 以色列在英、法的支持下以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及封锁蒂朗海峡为借口对埃及发动进攻, 英法军队也参与战事, 埃及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 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战争最终以英法失败而结束, 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由此迅速崩溃。以色列达到了战争目的, 但在外交上陷于世界的谴责之中。埃及不仅捍卫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 而且从此在阿拉伯世界声名大振, 成为中东反以的领袖和先锋。1967 年 6 月 5 日, 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经过六天战争, 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到屈辱的失败, 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此后, 双方围绕着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虽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的 242 号决议, 在当时却遭到了双方的拒绝。“六·五”战争称为阿以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阿以争端的内容发生改变, 此前, 双方争议的的中心是以色列是否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即犹太人的民族权利问题; 而此后, 收复“六·五”战争中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及

*〔收稿日期〕2007-01-25

〔作者简介〕王泰(1972-), 男, 内蒙古商都县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 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与当代中东问题。

保证和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益就成为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突然向以色列发起了收复失地的进攻,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这次战争是阿以双方对抗中最残酷的一次,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迫使双方开始考虑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从而对以后和平进程的开启产生重要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使用了“石油武器”,沉重打击了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造成战后西方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而且也显示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力量。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其驻英大使遇刺为借口,对黎巴嫩发动了突然袭击,史称第五次中东战争。战争给黎巴嫩人民带来空前浩劫,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也付出巨大代价,其成员被遣散到周边八个阿拉伯国家。另外需要提到的就是,在和平进程走向低谷的时候,海湾地区接连发生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现在则是伊朗核危机。

从1978年开始的中东进程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作如下几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的开始,80年代的停滞与徘徊,90年代初中期的高潮以及此后的再度低落,最近几年则是局势进一步动荡,和平进程面临夭折的几年。在坎坷艰辛的和平进程中还不时出现人们难以预料的新问题,例如以色列领导人遇刺、巴勒斯坦私运军火事件、阿拉法特在拉马拉官邸被困并因病突然去世、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和撤出加沙的单边行动计划、沙龙中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稳以及美国任其边缘化乃至哈马斯上台等等,这都是和平进程中随时可能爆发的点燃导火索的雷。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著名政治家哈里里在贝鲁特遇刺事件成为结束叙黎特殊关系的导火线,最终导致叙利亚撤出29年的驻军。这是伊战后中东地区、至少是新月地带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动荡。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以色列撤出了占领达38年之久的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土地问题上做出的单方面重大让步,超出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确定的巴以通过和谈方式实现“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范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4]。

二、近年来中东局势发展和演变的几个交往性特点

近年来的中东局势,显示出中东危机弧各种利益处于新一轮的迅速调整 and 分化组合的趋势,哈马斯和真主党背后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军事和财政乃至政治上的支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之势十分凶猛;而主导局势的美国深陷伊拉克重建泥潭,这种情况下它把矛头又对准伊朗和哈马斯,试图寻求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但其中东政策的双重性,特别是一意孤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已经引起中东伊斯兰国家和民间的强烈反弹,也使其陷入战略上的困境。如果说2005年的地缘政治还基本稳定的话,那么2006年,以哈马斯被合法地选举上台执政、美国伊朗关系围绕核计划的持续紧张、伊拉克重建举步维艰直至以色列发动夏雨行动

和黎以之间持续达34天的武装冲突为标志,中东危机弧显得更加危急。

首先,伊拉克局势恶化,“几乎陷入内战”。2006年11月27日,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考虑到伊拉克国内目前的状况,除非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否则伊拉克陷入内战将不可避免,而且伊拉克实际上已经几乎陷入内战状态^①。某种程度上,这是来自这个当今世界最大并且对世界和平承担最重要责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一个迟到的表态。事实上,早在进入2006年春天就有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指出伊拉克已经进入内战。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尼古拉斯·萨姆巴尼斯指出,所谓内战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和进行有效抵抗的国内政治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而且战斗相对连续不断,并造成重大伤亡^②。的确,如果“内战”这个字眼是用来表示一个分裂社会陷入毁灭性武装冲突的状态的话,那么伊拉克恰好符合。据统计,在伊拉克主权在形式上移交给伊拉克当局两年多来,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一共成立了40个左右的政党和几十个民兵组织。

每天在伊拉克的土地上都血流成河,各派系纷争严重,打破了地区的稳定,人民生活生命受到威胁,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惨剧要持续多久。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字,由于各种杀戮和暴力事件,伊拉克已经有65.5万人丧生,远远超过20世纪下半期内战中死亡人数18000人的水平。伊拉克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很差,医疗服务水平极为低下。不仅如此,持续不断的冲突还使伊拉克有610万人成为了难民,另有51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到伊拉克国内其他地区,在宗派屠杀之中谋生^③。据伊拉克政府统计,仅2006年7月中旬的一周时间就有1000多个家庭离开教派融合的地区,搬到什叶派或逊尼派聚居区。进入伊斯兰神圣的斋月以来,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和血腥事件更是直线上扬。在11月23日这一天,逊尼派的武装分子用5枚汽车炸弹和2枚迫击炮弹炸死了至少161人,炸伤257人^④。这是2003年美国入侵以来,伊拉克发生的伤亡最为惨重的一起袭击事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一个都没有解决,经济重建步履维艰,安全形势如此恶化,人民,惟有人民才是冲突最大的受害者,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现代化前景可谓一片迷茫。

其次,阿以冲突军事升级,以色列失去“不对称战争”。在中东冲突的历史上,除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特殊性外,还没有一场战争像2006年的黎以冲突在时间上维持如此之久。随着以色列进攻黎巴嫩时间的逐渐推移,面对黎巴嫩真主党无休止的顽强抵抗,以黎冲突呈现意想不到的胶着状态。随着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数量不断增加,以色列平民的伤亡人数也直线上升。同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进攻速度犹如牛步,对真主党的空袭行动不但没能重创真主党的战斗力,反而造成黎巴嫩平民的严重伤亡,进一步离间了她和黎巴嫩平民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这场冲突体现出明显的非传统性和不对称性。以色列面对的是真主党这样的非国家军事武装,而在黎以冲突爆发前的历次中东战争都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色列被迫面对藏兵于民的游击战争,由于面临平民伤亡带来的国际压力,致使以军实力发挥受到限制。就如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副研究员保罗·贤恩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直言道,“以色列的情报网通常是很精确的,但它却没有认识到真主党的战士如此同仇敌忾,远较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难以对付。以色列的军力虽然如外界想象的一样先进,但在面对这种游击式的武装组织时,传统军队是派不上用场的。”^④以色列试图在短期内速战速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的没有达到。

第三,伊朗核问题日益升级,前景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在美国给伊朗所定的罪过的黑名单上,位居前列的分别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破坏中东和平进程、威胁美国盟友以色列。2006年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只有伊朗政权作出战略性决定,改变这些政策、开放它的政治制度并给予它的人民以民主,核问题和我们关心的其他事务才可能最终得以解决。……我们的战略是封锁其政权造成的威胁,同时扩大我们同该政权所压迫的人民的接触。”^⑤布什政府寄希望伊朗人民及由美掀起的中东地区“民主化”浪潮,实现伊朗“政权更迭”才是真正的目的。

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角度来看,核武器及核技术扩散威胁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因而伊朗面临着国际压力,而非美国成为孤家寡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就无法阻挡埃及和沙特、土耳其也拥有核武器,地区安全由此将会更加混乱,而国际防扩散体制因此将面临崩溃。从美国对伊朗战略的终极目标(即推翻伊朗现政权)和伊朗的回应(走向核计划的不可逆转)来分析,目前博弈双方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可能就像在一个著名的欧洲寓言故事里猎犬和野兔的关系,在这个故事里,猎犬对它正在追逐的野兔说:“你一定要比我快,我只是为一顿晚餐而跑,你则须为活命而奔。”

总之,回顾中东的冲突,不难发现,从中东的东(海湾和伊朗高原)西(巴勒斯坦、新月带)两线来看,冷战时期以西线冲突为主,后冷战时期则以东线冲突为主。但是如今,从新月带到海湾,两条线终于划成一条完整的弧线,从巴以冲突到美伊冲突,如果说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中东不知何时到来,那么,一个冲突一体化的中东已经初现狰狞的面目。随着中东东西两线的合并,冲突已经走向纵深化。

三、当代中东交往过程中冲突与和平的历史思辨

处于一片混乱和纷扰之中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60年来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越是在混乱的局势中,越要求我们理清历史的线索和规律,在“危机”、“战争”、“和平”以及“冲突”等具体的概念框架中,做出一些必要的历史思辨对认识时局是有益的。

首先,当代中东的国际冲突以大约10年为一个周期,屡次出现“危机产生,以战争解决危机,战争后出现短暂的宁静(表面的和平),然后又产生危机”的循环模式,这是历史地理解中东冲突的基本前提之一。如果不计小规模冲突,仅从大规模、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战争角度来看,从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所体现的犹太人国家建国所导致的“巴勒斯坦领土危机”及次年就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到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第一个循环是9年;从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到1967年的“六·五战争”的第二个循环是12年,“六·五战争”到1973年十月战争的第三个循环是7年;从十月战争结束到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第四个循环是10年,黎巴嫩战争到1991年海湾战争的第五个循环又是10年;而从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13年。

其次,即使从二战后新的国际格局发展态势来看,当代中东的历次冲突仍然没有跳出“危机孕育战争”的逻辑和老路,但其结果并不总是表明“战争孕育和平”,出路惟有谈判。如前所述,联合国1947年分治决议导致“巴勒斯坦领土危机”,危机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导致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导致第三次中东战争;海湾危机导致海湾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导致伊拉克战争等等。但每一次战争在赢得短暂的和平后,客观上又孕育了以后更大规模的冲突,真正能提供和平的仍是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双方谈判与妥协。在这方面,如果说正是中东的战争为分析当代国际冲突的发生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个案,那么中东和平进程同样为我们分析国际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具有同样价值的素材。美国对“先发制人”战略的修订(先发制人不一定是完全用于军事,也是外交上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历次中东危机和冲突的形成,其因素是多种多样、异常复杂的,比如说领土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最根本的有内外两点,从地区内部结构来说,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问题;从地区外部结构来说,是美国与大中东的关系问题。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在观察中东局势的时候,无视国家间的纷争和外部大国的插手,是绝对可笑的”^⑥。经过战后60年的发展和演变,这个双重的关系问题诡异地交织、重合、叠加在一起,使中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更趋复杂。

引起中东60年动荡冲突的核心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问题;而其放大的“宏观镜像”则是后殖民时代美国对大中东在地缘政治结构、石油利益的全球战略问题。彼此之间是一个投影与镜像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等各方面更接近于西方和美国,而不论对于阿拉伯世界或者整个大中东,漫长而又痛苦的殖民主义历史体验仍然没有忘却,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它们整体处于弱势,一种基于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或文明?)的冲突于是在所难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东穆斯林的战略对手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以色列,60

年代到80年代末是以色列和美国,90年代到现在则主要是美国。伴随这一转变的是另外两个过程,其一是美以特殊关系的逐渐形成,而且这一联盟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其二则正好相反,是阿拉伯世界的逐渐分裂,而且这种分裂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四、未来中东交往文明化面临的问题与忧思

目前的中东局势可以用“危机弧”更加“危急”来概括。伊拉克政治重建一片迷茫,哈马斯上台执政使巴以关系进入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伊朗核危机日益升级。回眸充满危机的历史,直面仍在流血的现实,展望并不乐观的未来,从现代文明交往的角度透视,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沉思。

第一,关于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实现和平的预期性问题。按照上述对于中东冲突的起源分析,未来中东战争的主要环节仍然集中在两点,一则是巴(阿)以之间,事实上,双方一直处于一种军事对抗状态。从以色列来看,对和平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总是那些战场上的将军;对巴勒斯坦而言,则是出现了某种“另类”的恶性循环。激进组织可能因为随着政权的合法化逐渐丧失其激进行为的时候,就会有更激进的行为和组织出现。正如当年阿拉法特领导法塔赫由激进转为政治和谈的立场时,哈马斯出现了;当哈马斯执政尚未完全理清思路,重要的是尚未实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时,卡桑旅、杰哈德等组织又开始负起武装对抗以色列的历史责任。二则是美国与某个中东国家之间,2003年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就在伊拉克战争进行过程中和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同叙利亚的关系陷入一个持续的紧张状态。一时间,“美国将要打击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样的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是伊朗的核问题。估计战争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是,伊拉克战争及其胜利已经成为美国走向单边主义不归之路的重要契机,只要美国找到合适的理由(例如反恐),并且在其他途径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其巨大^[7]。

第二,关于国际社会干预的有效性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单边主义对国际法、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正如二战前英、法对德国的绥靖造成一场人类的劫难一样,美英不愿意看到由于法、德、俄对伊拉克的绥靖会制造第二个“9·11事件”。法、德、俄的无奈和失落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的尴尬在于武器核查的“无功而返”,这不仅由于美国单边主义,也源于它自身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国际社会干预的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视国际社会在其他方面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仍然需要联合国,对美英联军“合法地”在伊拉克驻军也需要联合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可能不需要国际社会,“和”却不能没有国际社会。2006年8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停火提出的1701号决议得到了有关各方、特别是冲突双方的接受,就为和平曙光重现铺平了道路。

第三,关于大国关系的走向问题,它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仍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战前,在是否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欧美大国截然分成两个阵营,以美英为首的主战派是未来战争的主力并且得到波兰、西班牙、日本、韩国等若干国家的支持;以法德俄为首的坚决反战派引领国际反战舆论,在关于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甚至不惜以联合国的分裂为代价。然而,既然美国打伊是既定方针,特别是发生“9·11事件”以来更是如此。如果法德俄做不到以实际行动上阻止战争,当战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美英获胜而结束,那么承认战后现实才是法德俄最为现实的做法,诚如我们所早已了解的,在国际关系史上,欧洲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理性客观分析现实的国际权力结构,不管什么“新欧洲”还是“老欧洲”,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说到底还是所谓西方文明或者民主国家的“内部矛盾”,欧美一起对付中东、第三世界,保证购买廉价的油气资源等才是“第一层次”的事情。这也正是我们在伊拉克战后看到的现象,在一系列的欧美领导人峰会活动中,欧美大国关系并不是像战前想象的那样差,而是被迅速地修复。

第四,阿拉伯世界或中东穆斯林能否团结一致的问题。自从十月战争后,阿拉伯世界那种掀起石油武器、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反对外来势力的决心和行动已风光不再,俨然成为昨日黄花。“齐步走”早已成为历史旧梦,虽然它本身并不完全符合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利益。但无论在对埃以和谈、伊拉克侵略占领科威特以及海湾战争乃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还是从地区峰会上领导人公开的争吵到对战争的谴责说的多做的少,阿拉伯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分裂的印象。几乎在涉及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阿盟都被边缘化。“阿拉伯世界未能阻止战争是阿拉伯民族的悲剧”因而成为政治家无奈的感叹。中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尔蒙(1332—1406)所总结的社会“团体精神”在当今却成为阿拉伯民族的致命弱点^[8],其中复杂微妙的原因是值得进一步探究和问询的。

最后,关于“文明的冲突”^[9]命题实质的理解性问题。具有粉刺意味的是,当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时候,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片反驳和批评;十几年后,面对“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面对夏雨行动和以黎冲突,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该命题的现实性。历史上,文明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希腊化、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征服、奥斯曼的扩张、近代的殖民主义等等),那么在一个日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确实是使自己成为自己而不成为别人的最重要标志,西方如此,伊斯兰亦如此,所以,我们在指责亨氏命题的时候,不妨也接受其强调对话的意义。幸运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它能进一步降入民间则必将对保持世界文明多样性、建设和谐世界从而实现各国交往的文明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注 释〕

①新华社 2006 年 11 月 27 日电。

②〔美国〕《纽约时报》，2006 年 7 月 23 日。

③〔埃及〕《共和国报》，2006 年 10 月 24 日。

④〔美国〕《华盛顿观察》，2006 年 8 月 3 日。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赛义德. 东方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2〕彭树智. 松榆斋百记〔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3〕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4〕王泰. 中东地缘政治的六大热点问题〔J〕. 国际资料信息, 2006, (4).

〔5〕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 March 2006.

〔6〕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历史与理论〔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3.

〔7〕孟祥青. 伊朗不退, 美国必打〔J〕. 世界知识, 2006, (11).

〔8〕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9〕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A Reflection for Conflict and Peace in the Mideast from the Angle of View of the Civilization's Intercourse

WANG Tai, YANG Fu-bao

(College of Politics & Law an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east is a basket which is full of conflicts and wars and it has been more urgent in 2006 than in 2005 because of the issue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q, the peace process between Arab and Israel and the nuclear plan of Iran since 2003. All of them came from the formation of ally of U.S. and Israel. To prospect, there have been four trends which would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n. Firstly, the relation'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Grand Middle East; secondly, solidarity or division of the Arabian world; thirdly, the resolve 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s and Peaces; Geopolitics

〔责任编辑 葛 鑫〕